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届会议

2022年6月13日至7月8日

议程项目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苏丹的人权状况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概要

人权理事会在其S-32/1号决议中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指定一名苏丹人权问题专家。理事会还请高级专员在指定专家的协助下，向理事会第五十届会议提交一份全面报告，重点介绍自军事接管以来的人权状况，以及在军事接管期间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2021年11月12日，高级专员指定阿达马·迪昂为苏丹人权问题专家。本报告所述期间为2021年10月25日至2022年4月10日，报告的依据是专家在联合国驻苏丹联合人权办事处的协助和合作下，通过与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所有相关方接触而收集的信息和意见。报告阐述了自军事接管以来苏丹面临的主要人权挑战，并载有应对这些挑战的建议。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一. 引言和方法

1.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S-32/1 号决议提交。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2021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2 年 4 月 10 日，重点介绍苏丹自军事接管以来的人权状况以及在军事接管期间发生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
2. 事先向苏丹当局提供了该报告，以便对其中提出的意见和调查结果进行事实评论。¹
3. 苏丹人权问题专家阿达马·迪昂在苏丹当局的合作和支持下，于 2022 年 2 月 20 日至 24 日访问了苏丹，² 并会见了高级官员、民间社会代表、人权维护者、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证人和受害者家属。这些会见使他了解了人权状况以及苏丹在社会、公民、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方面面临的复杂挑战。
4. 报告依据的是专家在联合国驻苏丹联合人权办事处³ 的协助和合作下收集的信息，包括通过采访 100 多名受害者和目击者、实地考察和证据分析，包括医学证据、照片和录像获得的信息。

二. 法律框架

A. 国际法律框架

5. 苏丹是下列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和《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及《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6. 在访问期间，当局向专家保证，一旦相关立法机构设立，苏丹将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尽管歧视妇女和女童问题工作组要求政府不要提出可能使《公约》宗旨无效的保留意见，⁴ 但部长委员会提出的保留意见并未被撤销。
7. 苏丹也是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 1977 年 6 月 8 日附加议定书以及《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缔约国。苏丹已经签署但尚未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2021 年 8 月，苏丹与国际刑事法院签署了新的谅解备忘录，涉及法院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93(2005)号决议发出逮捕令的所有个人。
8. 苏丹也是《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和《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的缔约国。

¹ 评论意见见 A/HRC/50/G/2.

² 见 <https://www.ohchr.org/en/2022/01/visit-un-expert-human-rights-sudan-adama-dieng-postponed> 和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2/02/un-human-rights-expert-adama-dieng-visit-sudan-20-february>.

³ 关于联合人权办公室的更多信息，见 A/HRC/48/46，第 1 段。

⁴ 见 SDN 3/2021 号信函，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175>.

B. 国家法律框架

9. 过渡政府在使用国内法律框架符合适用的国际人权法方面取得了进展。此外，2019年《宪法文件》⁵规定了过渡时期治理宪法框架，并大力强调法治、过渡期正义以及包括妇女权利在内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10. 苏丹人权状况独立专家先前提出的关切⁶仍然存在，这些关切涉及负责废除1989年6月30日政权和追回公共资金的委员会确保审查程序符合国际标准和最佳做法的能力。

11. 2020年10月3日，过渡政府和各武装运动⁷签署了《苏丹和平朱巴协议》，其明确目标是结束冲突、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在苏丹创造可持续和平。该协议包括对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承诺，包括权力分享、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资源分享和安全安排，以及过渡期正义、赔偿和恢复。

12. 2020年《杂项修正法》⁸将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定为刑事犯罪，并废除了叛教罪、对儿童犯下的谋杀罪的死刑以及鞭刑处罚。它还取消了情报总局的执法权，并取消了其工作人员的起诉豁免权。2020年《网络犯罪预防(修正)法》同样取消了鞭刑，但收紧了对网络活动的限制，并延长了网络犯罪的刑期，令人关切该法可能被用来限制网络公民空间。

C. 紧急状态

13. 1997年《紧急状态和公共安全保护法》规定，在紧急状态期间，执法活动可由联合安全部队执行，联合安全部队有权根据“主管当局”，即共和国总统、州长或任何授权机构或实体的决定进行逮捕和拘留。联合安全部队中的正规部队包括苏丹武装部队及其机构(宪兵和军事情报)、快速支援部队和苏丹警察部队(普通警察、防暴警察、安全警察和中央后备警察)。

14. 2021年12月24日发布的第3/2021号紧急法令赋予正规军和情报总局特殊的执法权力。该法令授权他们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进行逮捕和拘留，进入和搜查私人 and 公共场所，没收私人 and 公共资金和财产，并禁止、限制或管理人员的行动。该法令还授予正规部队和情报总局成员在履行职责时的所有行为暂时免于起诉。它加强了紧急状态，阻碍了对逮捕和拘留的司法监督。

三. 政治背景

15. 2021年10月25日，由主权委员会主席兼苏丹武装部队司令 Abdel Fattah al-Burhan 中将领导的苏丹军方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⁹在电视讲话中，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暂停《宪法文件》第11、12、15、16、24(3)、71和72条，

⁵ 《宪法文件》又称《宪法宣言》。2020年10月进行了修订，纳入了《苏丹和平朱巴协议》。

⁶ A/HRC/48/46, 第51-54段。

⁷ 苏丹解放运动—阿卜杜勒·瓦希德派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阿卜杜勒—阿齐兹·赫卢派尚未签署《协议》。

⁸ 该法基本上符合国际人权机制一再向苏丹提出的建议。

⁹ 苏丹当局在这一点上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见 A/HRC/50/G/2)。

并解散最高委员会和部长委员会。Al-Burhan 中将还解散了所有工会和专业组织，并冻结了废除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他认为政变是“纠正”革命道路的一步。他承诺至迟于 2023 年 7 月举行选举，并声称军方支持苏丹人民建立文官政府的呼吁，并将遵守《宪法文件》和《朱巴和平协议》。宣布紧急状态没有遵循《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的国际通知要求，该条款还要求说明终止日期。

16. 政变引发了抗议、罢工和非暴力反抗运动，受到广泛谴责，包括受到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谴责。2021 年 10 月 26 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暂停苏丹参加非洲联盟的所有活动，直至恢复文职人员领导的过渡政府。2021 年 10 月 28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表声明，呼吁苏丹军事当局恢复文职人员领导的过渡政府，并敦促所有利益攸关方不设先决条件进行对话。¹⁰

17. 政变前几个小时，苏丹武装部队逮捕了总理阿卜杜拉·哈姆杜克，并控制了国家媒体。随后逮捕了数十人，包括六名部长、政府官员、公务员和政治领导人，解除了文职州长的职务，并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解除了检察长的职务。2021 年 11 月 9 日，Al-Burhan 中将组织成立了一个审计委员会，以审查废除事务委员会的工作，清点库存并归还其收回的资金。2021 年 11 月 11 日，他成立了一个新的主权委员会¹¹ 并亲自担任主席。

18. 11 月 21 日，Al-Burhan 中将和哈姆杜克先生签署了一项政治协议，哈姆杜克先生恢复总理职务，并释放了政变以来逮捕的所有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和抗议者。然而，该协议遭到喀土穆和该国其他地区许多人的拒绝，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民主愿望的背叛。¹² 自那以来，要求军方退出政府并组建文职人员领导的政府的抗议活动一直在继续，口号是：“没有谈判，没有伙伴关系，没有合法性”（指军方）。

19. 在未能就政治僵局达成共识和解决方案后，哈姆杜克总理于 2022 年 1 月 2 日辞职。¹³ 2022 年 1 月 8 日，负责苏丹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苏丹过渡时期综合援助团(联苏综合援助团)团长发起了与广泛的苏丹利益攸关方的全国协商，“以解决当前的政治僵局，并开辟一条通往民主与和平的道路”。¹⁴ 国际、区域和(大部分)国家最初对该倡议有所保留，但后来给予了支持。第一轮协商于 2022 年 2 月结束，收集了对苏丹政治未来的看法。除其他考虑外，许多参与者强调，任何政治解决都必须以尊重人权为基础，并确保追究过去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作为下一步，联苏综合援助团、非洲联盟和政府间发展组织将共同推动关于第一阶段协商期间确定的当务之急的会谈，包括临时宪法安排和过渡期路线图。

¹⁰ 见 <https://www.un.org/press/en/2021/sc14678.doc.htm>。

¹¹ S/2021/1008, 第 9 段。

¹² 苏丹当局在这一点上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见 A/HRC/50/G/2)。

¹³ 苏丹当局在这一点上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见 A/HRC/50/G/2)。

¹⁴ 见 <https://unitams.unmissions.org/en/statement-release-unitams-summary-report-its-consultations-political-process-sudan>。

四. 侵犯人权的模式

A. 过度使用武力和非法杀人

20. 联合安全部队一再过度使用武力应对反对政变的和平抗议，¹⁵ 特别是在喀土穆州(喀土穆、北喀土穆和乌姆杜尔曼)。¹⁶ 由地方抵抗委员会¹⁷ 协调的抗议活动始于政变当天，并在 2021 年 11 月 21 日签署政治协议后愈演愈烈。截至 2022 年 4 月 10 日，已经组织了超过 55 次示威。

21. 根据可靠消息来源，截至 2022 年 4 月 10 日，由于联合安全部队不必要和过度使用武力，包括 1 名妇女和 15 名儿童(14 名男童，1 名女童)在内的 93 人被杀，包括 46 名儿童(44 名男童，2 名女童)在内的 5,000 多人受伤。¹⁸ 除了 2 人死亡和 184 人受伤外，其他都是在喀土穆州登记的。在死者中，86 人死于实弹造成的伤害，大多数人头部(70 人)和/或颈部(40 人)或胸部(30 人)中弹。17 人因身体其他部位受伤而死亡。此外，4 人因头部或颈部(2 人)或胸部(2 人)被催泪弹击中而死亡，2 人死于安全部队的毒打。在死者中，3 人是旁观者，包括一名 14 岁的女童。在受伤者中，961 人被实弹击中，1,573 人被催泪弹击中，692 人因吸入催泪弹而呼吸困难。据报道，安全部队还在 2022 年用车辆冲撞 44 名抗议者，造成他们受伤。视频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这是故意的。根据可靠消息来源，抗议者受伤包括失明或眼睛严重受损(13 人)、失去肢体(11 人)、瘫痪(7 人)和内脏器官受损(7 人)。

22. 医疗报告、视频录像和目击者证词指出，对抗议者使用了致命武器，包括 AK-47 突击步枪和机关枪，违反了规范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国际人权法，该法禁止使用会引起不必要伤害或产生不必要危险的火器和弹药。¹⁹ 收集的证据还表明，抗议者在抗议期间被安全部队直接瞄准或近距离射击。例如，据目击者称，2021 年 11 月 17 日，身穿普通警察和中央后备警察制服²⁰ 的安全部队直接向喀土穆北部 Al-Mouassasa 站和 Shambat 的抗议者发射实弹，包括使用机关枪，造成包括一名妇女在内的八人死亡，多人受伤。同样在 11 月 17 日，在喀土穆第 60 街，一名身穿防暴警察制服的警察透过汽车前窗向一名躲在汽车后面的抗议者头部开枪。2022 年 1 月 17 日，身穿不同制服的联合安全部队成员向接近喀土穆共和国宫的抗议者发射实弹。据可靠消息来源称，7 名抗议者被打死，80 人受伤(46 人被实弹击中，34 人被催泪弹击中)，其中包括一名抗议者，他向联合人权办公室提供了手臂被击中的证词。

¹⁵ 便衣武装人员也参与了驱散示威。

¹⁶ 苏丹当局在这一点上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见 A/HRC/50/G/2)。

¹⁷ 协调抗议活动的当地青年网络。

¹⁸ 苏丹当局表示，根据公诉方掌握的统计数字，死亡人数为 81 人，受伤人数为 2,551 人(见 A/HRC/50/G/2)。

¹⁹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12 和 14 段；第 37 号一般性意见(2020 年)，第 79 段。

²⁰ 普通警察穿浅蓝色卡其布制服；中央后备警察穿米色卡其布迷彩服；防暴警察穿蓝色卡其布迷彩服；安全部队警察穿深蓝色卡其布制服；快速支援部队穿浅米色卡其布迷彩服。

23. 报告称，安全部队多次直接向抗议者的上身或头部发射催泪弹和眩晕手榴弹，造成严重伤害。医疗报告表明，30%以上的伤害是这样造成的。例如，11月30日，一名受伤的抗议者报告说，在喀土穆的一次示威中，一名身穿深蓝色制服的警察从近距离朝他的脸发射了一枚催泪弹，造成头部严重受伤。2022年3月24日，经联合人权办公室核实的视频画面显示，在喀土穆的一次抗议活动中，一名防暴车内的警察在近距离反复向抗议者发射催泪弹。

24. 自2022年1月中旬以来，联合安全部队经常使用霰弹枪驱散抗议活动，主要是在喀土穆州，但也在杰济拉州的Wad Medani。截至2022年4月10日，报告称有2名男子和3名男童因被霰弹枪子弹击中而死亡，另有至少367人受伤。一名受访者称，在参加2022年1月30日的示威时，他被一名身穿中央后备警察制服、站在大约五米开外的官员枪击。医疗专业人员证实，使用的武器是一把霰弹枪——子弹在X光片上清晰可见，通常会造成多处伤口。

25. 安全部队一直否认使用实弹，包括在会见专家时。警察官员报告说，据称抗议者打死3名安全人员，打伤450人，并损坏警车和两个警察局。²¹ 联邦警察和喀土穆联合安全委员会成员在与专家的会晤中坚持说，并非所有抗议者都是和平的，在有些情况下还携带刀具。当局还声称，一些抗议者携带枪支。²² 联合人权办公室无法证实这一点，但观察到一些抗议者投掷石块，并向联合安全部队投掷催泪弹。

B. 任意逮捕和拘留、酷刑和虐待以及强迫失踪

26. 2021年10月25日至2022年4月10日，专家和联合人权办公室记录了1,293名与政变或反对政变的抗议活动有关的人被任意逮捕和拘留，其中143人为妇女，157人为儿童(包括2名女童)。这一数字不包括被短期拘留和无罪释放的人。

27. 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监测和报告机制共核对了222起政变以来内乱中侵犯儿童权利的事件，包括任意逮捕和拘留参加示威的儿童(157起)、伤害儿童(46起)和杀害儿童(15起)以及一起袭击学校事件。共有97%的受害者是男童(209人)。联合人权办公室指出，在喀土穆和州一级拘留的儿童被关押在警察局，通常与成年人关押在一起，而不是在家庭和儿童法官管辖下的青少年拘留设施中，这违反了国家立法。²³

28. 2021年10月25日至11月17日，苏丹武装部队任意逮捕和拘留了63名政府官员和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1名妇女，62名男子)，包括哈姆杜克总理和6名部长。10月26日，哈姆杜克总理在一个不明地点被关押了一天，然后于10月26日被软禁，直到11月21日签署政治协议后才被释放。

29. 报告称，包括废除事务委员会成员在内的其他62名政治人物被联合安全部队以许多人描述为“可怕”和“羞辱”的方式从家中带走，而且往往是在他们家人面前。他们被送往拘留场所，至少在一段路程中被蒙上眼睛。拘留设施主要是

²¹ 专家访问苏丹期间警方向他提供的数字。

²² 见 A/HRC/50/G/2.

²³ 根据《儿童法》(2010年)，必须将涉法儿童移交家庭和儿童保护股。

由情报总局和军方管理的。大多数被拘留者被隔离禁闭和单独监禁了 8 天，直到 2021 年 11 月 2 日才被允许给家人打简短的电话。一些人在这种状况下被关押了两周；两名被拘留者被连续关押了 15 天以上，这违反了国际人权法。²⁴ 大多数受访的被拘留者说，尽管他们被关押的条件很差，但他们在拘留期间受到了不错的待遇。在 11 月 21 日政治协议之前和之后，除了为废除事务委员会工作的一名安全官员之外，所有人都被保释。除了在专家访问苏丹期间与他会面之外，这名剩余的被拘留者自 2021 年 10 月 25 日以来一直被隔离监禁。

30. 政变后出现了大规模逮捕和短期拘留抗议者和旁观者的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在警察局被关押了 24 小时，然后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被释放，这表明逮捕缺乏法律依据，还有一些人获得了保释，他们被控犯有 1991 年《刑法》第 69 条和第 77 条所述扰乱公共治安和/或犯有公共妨害罪。据被逮捕的人和他们的律师说，他们一般未被告知逮捕原因。有报告称，包括手机在内的个人物品被没收，释放后没有归还。

31. 第 3/2021 号紧急法令发布后，知名民间社会人士、活动人士、抵抗委员会领导人、青年运动以及支持抗议、非暴力反抗和/或反对政变的人越来越多地成为目标，情报总局更多地参与了逮捕行动。报告称，逮捕的实施时间和地点包括在静坐示威和工作场所罢工期间；抗议之前、期间和之后；从人们的家里或医院里。虽然被捕的抗议者和旁观者通常会在短期内获释，但示威活动领导人、抵抗委员会成员和活动人士通常会被隔离监禁一天至两个月不等。在这种拘留期间，他们一般被禁止与律师和家人联系，律师和家人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这种情况可能构成强迫失踪。例如，著名人权维护者 Amira Osman 告诉专家，2022 年 1 月 22 日夜，她在喀土穆的家中被 30 多名全副武装的安全部队人员逮捕。她被隔离监禁在乌姆杜尔曼女子监狱，直到 2022 年 2 月 6 日被无罪释放。²⁵

32. 2022 年 1 月 13 日喀土穆中央后备警察准将死亡后，安全部队加大了对抗议者的逮捕力度，包括先发制人的大规模逮捕，主要针对抵抗委员会成员。其中有四名抗议者因据称与该名警察的死亡有关，被控“犯罪阴谋”和谋杀，根据 1991 年《刑法》第 21 条和第 130 条，这些指控可判处死刑。

33. 根据证人证词和物证，安全部队成员经常用水管、棍棒、木棒和警棍的毒打被逮捕者，并穿着靴子踢他们，包括在已经控制住他们的情况下。在 2021 年 11 月 7 日和 2022 年 3 月 14 日的两起单独事件中，参加职业教师组织组织的和平抗议的人遭到毒打和其他形式的不人道待遇，然后被拘留在南达尔富尔州 Nyala 和喀土穆，拘留条件非常恶劣。由于收到虐待，在喀土穆被捕的一名妇女流产，另一名妇女的腿被打断。2022 年 2 月，在喀土穆记录的三起案件中，抗议者遭到毒打并被剥光衣服。

²⁴ 被单独禁闭构成一种任意拘留，并导致可能违反《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情况。它还违反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并可能违反了《公约》的其他条款，包括第三、第六、第七、第十和第十四条(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

²⁵ 另见 SDN 2/2022 号信函，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7059>，当局 2022 年 3 月 11 日的答复，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6848>。

34. 收到的许多报告说，喀土穆和白尼罗州以及苏丹港的联合安全部队在街上或拘留所附近对被捕者进行了强制剃头的羞辱。例如，据受害者称，2021年11月13日，联合安全部队在白尼罗州 Rabak 逮捕了5名正在参加示威的青年抗议者，用警棍殴打他们并踢他们，同时将他们带到 Kusti 桥附近的军事情报局大院，在那里，一名身着便服的士兵给两名抗议者剃了光头，并强迫他们跳上跳下，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35. 在两起案件中，记录了被捕后遭受酷刑和虐待的迹象，在这两起案件中，受害者被指控在抗议期间犯有罪行，如袭击警察和警察财产。据报告称，在审讯的头两天，便衣安全人员实施了酷刑和虐待。据报告，一名被拘留者在人身暴力威胁下被迫在供词上签字。还记录了被拘留者被戴上镣铐的情况，包括单独监禁期间和连续超过15天带镣铐的情况。²⁶

36. 记录了四起强迫失踪案件。据报告称，2021年11月13日，一名年轻男性抗议者被联合安全部队从乌姆杜尔曼的一家医院带走。2021年11月23日至30日，两名男子和一名男童被据报告是情报总局人员的便衣男子从北喀土穆带走。这些强迫失踪被认为与受害者参加抗议活动有关。其中三起案件向警方提出了申诉。截至2022年4月10日，所有四人仍下落不明。其他失踪报告仍在核实中。

37. 在专家访问期间，当局释放了115名被拘留者，其中大多数人获得保释，他们被指控扰乱公共秩序和/或犯有妨害公共安全罪。专家获准进入喀土穆的 Soba 监狱，他会见了被拘留的抗议者、活动人士和过渡政府前官员以及废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

38. 截至2022年4月10日，至少有119人(均为男子)仍被拘留，他们因与政变和随后的抗议活动有关而被逮捕。其中有19人是废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或曾与之合作。其中5人在政变后被捕，在11月21日协议后获释，并于2022年2月初再次被捕。据报告，他们被剥夺了探视权，并在被捕后的一个多月里被剥夺了与律师联系的权利。根据《刑法》第177(2)条，所有19人都被控背信罪，该罪行可判处死刑。

C.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39. 收到了许多关于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包括针对一直站在抗议政变的最前沿的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专家和联合人权办公室通过采访受害者和证人，核实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抗议政变的背景下在喀土穆发生的13起强奸、轮奸、强奸未遂以及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事件。²⁷ 这些事件涉及14名受害者(10名妇女、1名女童、1名男子和2名男童)。这些暴力行为的其他指称现在仍在核实中。大多数经核实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发生在2021年12月19日晚受害者正在离开抗议地点时。

²⁶ 据监狱管理部门称，根据《刑法》第130条被控犯有谋杀罪的人将按照监狱规则和条例被用铁链束缚。

²⁷ 苏丹当局在这一点上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见 A/HRC/50/G/2)。

40. 经核实的事件是由联合安全部队成员或便衣武装人员实施的。据第一手资料显示，2021年12月19日晚，几名身穿安全部队制服的男子轮奸了一名妇女，造成她严重受伤。2022年3月初，中央后备警察的几名成员轮奸了一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躲避催泪瓦斯袭击的妇女。对所报告事件的分析表明，性暴力被用来惩罚参加抗议的妇女，并恐吓她们远离今后的抗议活动。这一评估得到了关于联合安全部队在逮捕期间和之后虐待和威胁妇女的报告的支持。例如，2022年3月中旬，一名被身份不明的安全官员拘留的女抗议者遭到毒打、辱骂、性骚扰和强奸威胁，随后被告知停止参与抗议并被释放。

41. 在达尔富尔，记录了8起强奸事件，涉及15名妇女和5名女童，这些事件是在族裔间暴力或袭击境内流离失所妇女和拾柴或因其他原因离家外出的女童的背景下发生的。犯罪者是武装人员，大多数穿着军装。所有八起案件都曾向警方报告。只有一人被捕，该案中，犯罪者在北达尔富尔强奸了一名12岁女童。

42. 据称，与性暴力相关的污名化和对司法系统缺乏信任阻碍了受害者报告性暴力案件。受害者在获得及时医疗护理、心理支持和免费法律援助方面也面临限制。

《证据法》第62条规定的适用于强奸的证据标准不鼓励妇女报告强奸案件，因为如果案件没有被成功起诉，这样做的妇女可能会被指控犯有通奸罪。

D. 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袭击

43.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2021年10月25日至2022年3月15日期间，苏丹发生了25起袭击卫生设施、卫生设施人员和患者的事件。²⁸

4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人权办公室核实了喀土穆抗议期间安全部队强行闯入八家医院的事件。主要抗议路线沿线的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是主要目标。其中至少有三家医院，即 Al-Arbaeen 医院、喀土穆教学医院和 Al-Faisal 医院，遭到了三次以上的袭击。据报告称，2021年11月17日，Al-Arbaeen 医院的手术病房被防暴警察和中央后备警察发射的催泪弹击中。2021年12月30日，安全部队进入喀土穆教学医院，向挤满在附近示威中受伤的抗议者的急诊室发射催泪瓦斯。据报告称，在2022年1月17日的示威活动中，安全部队冲进喀土穆的 Al-Jawda 医院，并在里面发射催泪瓦斯。

45. 还记录了袭击运送受伤抗议者到医疗设施的救护车司机、骚扰和袭击医务人员以及安全部队在医院内逮捕抗议者的事件。此外，2022年1月24日，无国界医生组织的9名苏丹工作人员和国际工作人员在离开他们工作的医院后被捕，并被拘留一夜。²⁹

E. 意见和表达自由以及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

46. 自政变以来，对表达自由权以及和平集会和结社权的限制严重限制了私人 and 公共表达以及信息和思想交流的空间，也影响了其他权利的享有和行使。2021年10月25日，当局强制全面关闭全国的移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在一个民间社会

²⁸ 见 <https://extranet.who.int/ssa/Index.aspx>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并不局限于抗议背景)。

²⁹ 见 <https://www.msf.org/unacceptable-detention-msf-medical-team-khartoum-sudan>。

组织和独立律师提出投诉后，法院下令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恢复互联网接入。然而，当局继续中断互联网服务，尤其是在抗议期间。最近一次中断发生在 2022 年 1 月 6 日。

47. 2021 年 10 月 25 日，广播电视管理局暂停了至少八家私营广播电台的运营。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以来，大多数广播电台已恢复广播，但一些电台对其编辑独立性受到干扰表示关切。政变后由于互联网关闭和不安全而停止出版的报纸从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逐渐恢复印刷。2022 年 1 月 15 日，文化和信息部吊销了半岛电视台直播频道的广播许可证，声称其记者在报道事件时不专业。鉴于日益恶劣的环境和对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的限制，包括媒体机构在内的一些地方组织关闭了业务。

48. 记者、媒体机构和民间社会行为者的安全仍然令人关切。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记录了至少 52 起针对记者和媒体机构的侵犯行为，包括任意逮捕和拘留 23 名媒体专业人员(其中 4 人是妇女)，以及搜查其房舍。2021 年 10 月 26 日，安全部队突袭了喀土穆一个民间社会组织的办公室，没收了电脑，并任意逮捕和临时拘留了一名工作人员。2021 年 11 月 17 日，一名报道喀土穆示威活动的记者被安全部队开枪击中头部并遭到毒打，安全部队拒绝向他提供医疗，并将他拘留了三天。他获释后接受了治疗。2022 年 1 月 13 日，安全部队突袭了喀土穆的 Al-Araby 电视台，殴打并逮捕了四名在屋顶拍摄示威活动的工作人员，并毁坏了他们的摄像机。2022 年 1 月 19 日，在南科尔多凡州，警方逮捕了与社交媒体上一篇关于苏丹武装部队招募儿童的帖子有关的一名妇女。她被指控犯有《网络犯罪法》第 14、24 和 25 条所述的发布虚假信息、攻击苏丹武装部队以及破坏和威胁国家安全，之后被释放。

F.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49. 政变、随后的抗议和日益加剧的政治不稳定，以及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持续影响，损害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苏丹的享有。政变发生后，该国的主要国际捐助者和金融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立即暂停付款，联合国暂停了所有合作方案。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很可能导致过渡政府时期取得的经济和发展成果出现逆转，包括在债务清理、汇率统一和财政整顿方面取得的进展。鉴于缺乏广泛和多样化的课税基础，国内生产和经济活动下降，苏丹镑对美元的汇率急剧下降，援助的削减正在对公共支出产生影响。苏丹中央银行 2022 年 3 月 7 日作出的浮动汇率的决定尚未取得成果，因为截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苏丹镑贬值约 35%，导致食品、燃料、能源和药品价格进一步飙升。

50. 世界银行支持的家庭支助方案是一项据报告称支助了 800 多万人的现金转移计划，该方案的暂停实施影响到了社会中接受这种援助的贫困和弱势群体。³⁰ 该方案由过渡政府于 2021 年 2 月启动，部分是为了应对 2020-2021 年取消燃料、电力和基本必需品补贴所造成的困难。

³⁰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估计，36%的苏丹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见 <https://www.unicef.org/sudan/policy-evidence-social-protection#:~:text=Some%2036%20per%20of,the%202017%20Human%20Development%20Index>.

51. 自 2021 年 10 月 25 日以来，基本药物和药品价格大幅上升，损害了健康权，特别是贫困者的健康权。³¹ 当局未能支付工资和津贴，包括保健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津贴，也对医疗服务的提供产生了不利影响。例如，2022 年 3 月 6 日，北科尔多凡州的卫生工作者，包括 El Obeid 教学医院的医生，发起总罢工，抗议不支付他们的工资的情况。

52. 政变后，由于当局采取的措施，包括关闭互联网、关闭道路和学校，受教育权的享有受到影响。2022 年 1 月 20 日报告了安全部队袭击一所学校的事件，当时喀土穆的 Sheikh Mustafa Elamin 男子示范高中正在上课，安全部队在学校内发射了催泪弹。一些州在发生抗议生活费用上涨后学校停课，这也影响了受教育权。2022 年 3 月 16 日，针对学生的抗议，南达尔富尔州安全委员会宣布学校停课，直至另行通知。青尼罗州也报告了同样的情况。2022 年 3 月 24 日，出于类似原因，红海州教育部终止了最初定于 2022 年 5 月中旬结束的 2021/22 学年。

53. 在 2022 年 3 月 23 日的新闻谈话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说，到 2022 年 9 月，乌克兰冲突、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歉收的综合影响可能会使面临严重饥饿的人数增加一倍，达到 1,800 多万。³² 主食价格的上涨尤其影响到弱势群体，如农村和城市贫民、生活在贫民窟和非正规住区的人、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移民、日散工和依赖非正规部门的其他人，包括街头卖茶妇女。

G. 族群间暴力和对平民的袭击

54. 在达尔富尔一些地区以及南科尔多凡州和西科尔多凡州，在武装团体大量存在而国家当局不存在或存在不足的情况下，族群间暴力持续发生。自政变以来，记录的族群间暴力事件有所增加，特别是在北达尔富尔州和西达尔富尔州，导致生命损失和财产及生活资料遭到破坏。2021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2 年 4 月 10 日，联合人权办公室记录了达尔富尔发生的 40 起族群间暴力事件，这些事件造成 450 人死亡，包括 4 名妇女和 15 名儿童，其中 7 名是女童，336 人受伤(包括 10 名妇女和 1 名男童)，86 人被绑架。该办公室还记录了达尔富尔发生的 20 起针对平民的袭击事件，³³ 这些事件造成 189 人死亡(包括 16 名妇女和 4 名男童)，16 人受伤(其中 3 名男童)。根据该办公室的记录，在北科尔多凡州、南科尔多凡州和西科尔多凡州，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在族群间暴力事件中杀害了 87 人(均为男子)，另有 70 人受伤。在南科尔多凡州和西科尔多凡州针对平民的其他袭击中，也有 18 人死亡(均为男子)和 12 人受伤。³⁴

³¹ 中央统计局记录的 2022 年 2 月通货膨胀率为 258.40%。

³² 见 <https://www.wfp.org/news/worsening-food-crisis-looming-sudan-amid-economic-downturn-displacement-and-ruined-crops>。

³³ 这些是与安全部队和政治行为者有松散联系的有组织民兵团体袭击村庄的案件。

³⁴ 这些是与安全部队和政治行为者有松散联系的有组织民兵团体袭击村庄的案件。

55. 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西达尔富尔州，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人权办公室记录了 30 起族群间暴力事件，受害者 276 人(其中 3 人是妇女)，约 65,000 人境内流离失所。³⁵ 根据联合人权办公室的记录，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10 日，Kuraynik 和 Jebel Moon 地区至少有 129 人在阿拉伯部落和非洲部落之间的冲突中被杀害，这两个地区仍然是热点。此外，该办公室记录了系统性地抢劫受害者的物品烧毁受害者房屋的情况。³⁶ 2022 年 3 月，Jebel Moon 的阿拉伯社区和非洲 Misseriya-Jebel 社区之间爆发了另一波暴力事件，导致 35 人死亡(包括 2 名妇女)和 14 人受伤。据称，Berdy 村的 7 名妇女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被强奸。³⁷ 此外，据报告，两名苏丹武装部队士兵和两名苏丹解放军/明尼·米纳维派成员在 2022 年 3 月 10 日的冲突中被打死。虽然当局在同日作出反应，部署了大约 40 辆联合安全部队的车辆，加入快速支援部队的大规模存在，但他们未能制止暴力或在袭击期间保护平民。

56. 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撤出一年后，规定建立一支联合安全部队来保护达尔富尔地区的平民的《朱巴和平协议》所述安全安排的执行工作出现延误，国家保护平民计划导致平民保护工作出现漏洞。这些延误导致签署《朱巴和平协议》的武装团体出现在社区附近并且没有固定收入，这可能导致社区间暴力增加。另一个促成因素可能是据称在政变前一周常规部队从达尔富尔重新部署到了喀土穆，造成了安全真空。

57. 这些武装团体曾于 2021 年 12 月下旬抢劫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后勤基地资产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达尔富尔州法希尔仓库的逾 5,000 公吨粮食和营养支持。当局宣布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并归还被掠夺的财产，但尚未报告任何结果。2022 年 2 月 3 日，由 Al-Burhan 中将任主席的安全安排问题联合高级委员会命令属于《朱巴和平协议》签署方的武装运动在远离社区的指定营地集结。

五. 问责

58. 2021 年 11 月 21 日的政治协议规定，除其他外，应对示威期间发生的所有事件，包括平民和军警人员的伤亡进行调查，并将所有犯罪者绳之以法。然而，第 3/2021 号紧急法令将限制对正规部队和情报总局成员侵犯人权的指控进行调查的能力，该法令赋予他们对履行职责时所犯一切行为的临时起诉豁免权。迄今为止，没有人因侵犯人权而被追究责任。³⁸

59. 此外，还观察到对公正审判和正当程序权利的系统侵犯，特别是剥夺被拘留者获得法律代表和被迅速带见主管法官的权利的情况。2021 年 10 月 25 日至 12 月中旬，被拘留者无法接触律师，也无法向司法机关质疑剥夺自由的合法性。这削弱了最低保障，使任意逮捕和拘留的受害者得不到法律保护，面临酷刑和虐待、隔离监禁和强迫失踪的风险和实际行为，并且无法获得有效补救。

³⁵ 见 <https://reliefweb.int/report/sudan/sudan-conflict-west-darfur-flash-update-no-1-27-january-2022-enar>.

³⁶ 消息来源称，约有 14 个村庄受到影响。

³⁷ 联合人权办事处尚无法核实这些指称。

³⁸ 苏丹当局在这一点上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见 A/HRC/50/G/2)。

60. 检察长没有履行其监督逮捕和拘留的职责，包括向其办公室提交的人身保护令状，也没有提供联合人权办公室要求的关于政变后被捕人员的人数、姓名、地点和指控的信息。³⁹ 律师和被拘留者的家属申诉说，警察和主管检察官不让他们了解被拘留者的状况。2021年10月31日，检察长被免职，直到2021年12月2日才任命代理检察长，加剧了这种局面。此外，苏丹武装部队在2021年11月30日之前对拘留设施事实上的专属控制，这种局面导致了人身保护令诉讼的默示中止，违反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宪法文件》和《杂项修正法》。

61. 当局设立了一些机制，调查2021年10月25日以来报告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指称。2021年11月18日，在安全部队驱散11月17日在北喀土穆举行的抗议活动期间杀害抗议者之后，喀土穆州警察局长宣布，文官州长设立了一个行政委员会，调查所发生的事件。2021年12月2日，总理命令警察局长调查2021年11月30日安全部队在喀土穆 El Faisal 医院内突击搜查并逮捕一人的事件。然而，这两项调查是行政性的，而不是司法性的。

62. 2021年12月9日，代理检察长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自2021年10月25日以来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和“犯罪行为”。该委员会由9名检察官组成，据报告于2022年1月30日开始工作。然而，据报告，三名委员会成员已辞职。尽管公开呼吁提交申诉，但由于公众很少提交的申诉，该委员会据称已利用其职权开始调查指称的杀人案件。

63. 2021年12月29日，根据 Al-Burhan 中将的指示，代理检察长宣布成立另一个司法委员会，由8名检察官组成，其中包括4名妇女，该委员会由一名高级检察官领导，负责调查指称于2021年12月19日示威期间发生的强奸事件。据报道，代理检察长设立的两个委员会后来合并为一个。截至2022年4月10日，尚未公布任何关于其工作进展的信息。在专家访问苏丹期间，2021年12月9日设立的委员会的负责人告诉他，该委员会已确认许多杀害抗议者的事件和一起强奸事件。然而，委员会尚未确定任何被控犯罪者。

64. 专家和联合人权办公室注意到，侵犯人权行为的幸存者和目击者，特别是酷刑、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幸存者，对司法系统和国家主导的调查缺乏信心。过去，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调查结果不公开，很少导致起诉。

65. 虽然政变后国家人权委员会指导委员会⁴⁰ 没有解散，但9名董事会成员中的6名于2021年11月15日辞职。他们在公开辞职声明中表示，他们被阻止处理与政变有关的人权问题，并对指导委员会的独立性提出了质疑。尽管法定人数不足，但指导委员会仍继续运作。它公开表示正在密切监测人权状况，但没有提供关于其调查结果的信息。因此，指导委员会受到了民间社会的批评。

³⁹ 2021年11月2日，联合人权办公室致函检察长办公室，要求提供这一信息，并允许人权官员探视被拘留者。联合人权办公室收到了一份非正式答复，拒绝了这一请求，并指出检察长办公室无法提供所要求的信息，因为公诉机关未参与逮捕和/或拘留人员的决定，未参与监测这些行动的合法性，也未参与监督由武装部队或情报总局监管的拘留设施。

⁴⁰ 指导委员会于2021年3月11日任命，以在通过新法律和任命新委员之前填补因2020年国家人权委员会董事会成员被免职而造成的治理和保护空白。

六. 结论和建议

66. 政变破坏了苏丹在过渡政府领导下在加强尊重和保护人权方面取得的许多成就，包括在法律和机构改革、过渡期正义、公民空间、平等和不歧视以及妇女权利等领域。自政变以来观察到的侵犯人权模式极其令人担忧，包括联合安全部队一再过度使用致命武力驱散和平抗议，不尊重正当程序的大规模任意逮捕和拘留，以及性暴力行为。对一些侵犯人权的指称进行调查是值得欢迎的，但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似乎不太相信调查会导致追究责任。紧急状态的广泛性和缺乏明确的结束日期也令人关切，紧急法令赋予包括情报总局成员在内的安全部队广泛的执法权和暂时免于起诉也令人关切。政治僵局、不安全、援助中断以及影响燃料和小麦进口的全球事态发展致使经济形势恶化，导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享有出现严重倒退，特别是对最弱势和边缘化群体而言。达尔富尔各地区的族群间暴力增加，国家没有能力填补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撤离后留下的空白，继续暴露出保护平民方面的严重差距。为促成政治解决办法而正在采取的举措值得欢迎，这些举措必须以尊重人权和问责制为中心。

A. 苏丹当局

67.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建议苏丹当局采取以下步骤确保人权得到保护：

(a) 确定紧急状态的结束日期，向秘书长通报它克减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条款，在实施紧急状态时遵守适用的人权原则，并考虑完全解除紧急状态；

(b) 采取可信的步骤，恢复文职人员领导的过渡政府，听取苏丹人民要求改善其权利的呼声；

(c) 立即废除第 3/2021 号紧急法令，该法令规定情报总局和正规部队成员在履行职责时免于起诉；

(d) 采取必要步骤，确保联合安全部队不对和平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和/或使用致命武力；有效、公正和及时地调查关于联合安全部队成员非法使用武力或实施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在内的其他违法行为的任何指称或合理怀疑，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e) 停止安全部队对医院和学校的袭击，对这种袭击，包括针对卫生工作者、教师和学生的袭击和虐待进行独立、公正、迅速、彻底和有效的调查，并追究犯罪者的责任；

(f) 对所有攻击、骚扰和恐吓人权维护者、记者、媒体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指控进行独立、公正、迅速、彻底和有效的调查，并将所有肇事者绳之以法；

(g) 尊重被拘留者的正当程序权利，包括为他们接触自己选择的律师提供便利，并确保允许他们定期与家人联系；

(h) 停止针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包括旨在压制她们的声音和参与公共事务机会的歧视和暴力；

(i) 确保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幸存者及时获得多部门服务，包括医疗保健、心理支助和法律服务；

(j) 加快为调查政变以来侵犯人权指称而设立的委员会的工作，包括过度使用武力、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强迫失踪、酷刑和虐待案件，确保独立、公正和透明地进行调查，并将结果公之于众；

(k) 加快执行保护平民国家计划，并执行《朱巴和平协议》规定的安全措施，以弥补保护平民方面的差距；

(l) 采取步骤，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逐步充分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并考虑恢复家庭支助方案或类似的社会保护方案，利用现有资源支持最弱势群体。

B. 国际社会

68. 高级专员呼吁国际社会：

(a) 继续与苏丹当局接触，以支持将促成恢复文职官员领导的过渡政府的举措；

(b) 支持旨在在苏丹实现持久政治解决的现行举措，并将追究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作为其核心；

(c) 鉴于政变后对当局的财政支持中止，确定如何对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包括通过家庭支助方案等方案；

(d) 继续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苏丹的工作和苏丹人权问题专家的任务，将其作为监测人权动态的重要工具，并继续与当局进行建设性接触。